

■ 水墨赏析

□ 胡勤国

形神兼备 墨彩生韵 ——谈葛利彬花鸟画的创新之美

灵动的笔触，丰富的色彩，勃勃的生机，独特的神韵，一幅幅笔法特异的花鸟画，展示着大自然中花鸟鱼虫的美好姿态，承载了一位画家对自然、对生命的无限热爱与深深感悟。观赏葛利彬的花鸟画作品，让我流连忘返，静思而陶醉不已。

一朵雍容华贵、富丽端庄的粉色牡丹花正喷芳吐艳，它处在画面的正中央，几乎占了画幅的三分之二，前置的布局设计，盛大的写意渲染，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人目不转睛。正当我们感叹这物华天宝的奇妙艳花时，不经意间向画的上面瞧去，竟然还有一只惟妙惟肖的斑斓的小蝴蝶，正向盛开的牡丹花翩翩飞来，一静一动，一大一小，空间在转换，笔法却各异，让画面充满了生机，让美感走进了心里。这种，在酣畅淋漓的写意中，巧妙加上精致工笔的美图，是葛利彬花鸟画的重要特色之一。

花草写意，鸟虫工笔；虚实相间，空间统筹的绘画技法，常常让我们目光一新，心思流转，身在画外，心入画中。

在中国画的绘制中，工笔与写意两种技法各擅胜场。工笔细腻逼真，贴切而精致；写意洒脱豪放，自由而率性。而当画家将写意与工笔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便如同开启了一扇全新的艺术之门，创造出奇特而美妙的艺术韵味，为花鸟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厚的内涵。

葛利彬的花鸟画，巧妙地融合了“写意”与“工笔”两种技法，他借助写意的洒脱灵动，对花草树木、背景环境等进行概括性描绘，渲染出独特的意境与氛围，赋予了作品浪漫、自由、灵动、潇洒的气质；同时，他又利用工笔的细腻精准，以严谨的笔触，细致的描绘，将鸟虫的形态刻画入微，展现其真实的形态与质感，表达出栩栩如生的优雅韵味。这种独特的表现手法，使画中的花草树木与鸟鱼虫兽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生机盎然，突出了自然的花草与鸟虫形态各异独特展现，极大地增强了画的活力感，让画面既有严谨的写实之美，又有灵动的诗意之韵，创造出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葛利彬的这种绘画技法，使画面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表达。观者在欣赏作品时，既能感受到花鸟的鲜活生命力，又能体会到画家寄寓其中的情感与思绪，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意与灵性的艺术世界。

同时，这种创作手法，也丰富了传统工笔与写意之间的相对独立又和谐统一的技法表现形式，拓展了花鸟画的表现空间和展现样态。当然，这种结合，也对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画家具备扎实的写实功底，能够精准地把握物象的形态结构和特点，还需要画家拥有深厚的写意素养，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笔墨抒发情感。而且，还需要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权衡工笔与写意的比例与尺度，突出画的重点和意趣，使两者在画面中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

葛利彬“工笔和写意”结合的花鸟画创作，体现了对传统绘画技法的继承与创新。既传承了中国花鸟画的精髓，又融入了画家个人的艺术风格和与时俱进的现代精神，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让中国花鸟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辞赋欣赏

□ 杨冬英

满江红·沙路口祭

裂石崩云，惊回首、硝烟未歇。
抛田契，筹兵钺。穿封锁，传书牒。
抬望眼、二郎庙外，碧凝残碣。
纵夹墙被缚，虎穴犹越。

廿七忠魂埋热土，三千赤帜焚霜月。
地窖深藏游击影，铡刀未改丹忱血。

最堪伤、邵氏抱薪时，浓烟烈。
待今朝、把酒酹山河，鹃声咽。

行香子·初夏青檀寺

榴火燃枝，翠莺浮沓。浮屠擎日，精魂励世。更青檀铁干虬蟠。苔侵石罅，漱玉泉鸣。洗尘中累，心中垢，醉中烦。

有豪情直贯云天。梵钟萦耳，云迹随缘。恋此时幽，此时净，此时闲。



■ 文化印记

□ 郑学富

天津有一条台儿庄路

笔者曾在天津看见一路牌，写着“台儿庄路”，作为台儿庄人，在异地见到家乡的名字，感到格外亲切。台儿庄是地处鲁苏交界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作为天津这样的大都市缘何以这座小城冠以路名？笔者想肯定与抗战时期的台儿庄大捷有关。于是，笔者便查找相关资料予以佐证，果然如此。

台儿庄在汉代就有村落，目前发现最早有史籍记载“台家庄”之名的是唐朝的“创建淮提阁碑”，当时的台儿庄可以说默默无闻。明万历年间，朝廷为漕运安全，避黄行运，开挖泇河，将京杭大运河改道台儿庄。于是，台儿庄迎来了发展机遇，因河而兴，因河而荣，因河而美，台儿庄这个小集镇迅速发展成为水旱码头、货物集散地。然而更令台儿庄扬名海内外的，还是1938年春天的那场血战。那一战历时月余，歼敌一万多人，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上的首次重大胜利，“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瞬间灰飞烟灭。这一战，中国军人的血性表现得酣畅淋漓，“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达到了空前团结，震惊了国人，震惊了世界，笼罩全国的阴霾一扫而光，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也刮目相看，台儿庄因此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中国军民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狂欢庆祝。诗人臧克家当年写道：“台儿庄，红血洗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在这里，用血写就了伟大的史诗；在这里，事实泄尽了敌人的底；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台儿庄一片灰灰，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争长。东风吹罢，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说起台儿庄大捷，不得不提张自忠将军。1936年，张自忠将军就任天津市市长，他秉持“少说话多做事”的原则，对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项事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市长。他忍辱负重，与敌周旋，竭力支撑平津危局，却被国人误解，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年9月，张自忠化装逃出北平，来到天津，与家人辞别后重返抗日前线，率领第59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在危急关头，他率部先增援蚌埠，阻敌于淮河南岸；再地援临沂，阻敌于临沂、莒县，粉碎了日军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臧克家赋诗道：“谁不闻名兰陵美酒？谁不知道太白的名句？像是有意叫英雄去配诗人，千百年后，张自忠，他在临沂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了所有在天津的租界，重新命名道路名称。笔者曾查到1945年12月22日《大公报》的一篇报道《津市重定路名，一改敌伪旧污租界痕迹》：12月21日下午3时，天津市工务局召开各局处关系方面会议，决定道路命名办法。这则新闻还公布了一些公园和道路的新名称，向广大市民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益世报》1946年1月22日也有一篇报道《津变更路名》。报道说：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为一新市民视听，特对变更路名，规定四项原则。并为采纳民意起见，特规定自即日起至2月10日止，凡市民对新路名命名有意见者，可以书面向工务局提出。四项原则是：（一）规定七条干路名。其中第四为张自忠路（沿河马路，自金刚桥至旧英法租界交界），第五为台儿庄路（沿河马路自旧英法租界交界，至小刘庄）；（二）城厢、河北、南市、西头、旧特二（奥租界）、三区（旧俄租界）各地路名，均恢复民国二十六年前旧名；（三）旧意租界境内路名，均以含有新意义之名，旧英、法、日租界及旧特一区（旧德租界）界内路名，除用人名者外，余均以省名、都市名称之；（四）上述各旧租界及特一区境内路名字尾，有“道”“路”之分，系区别经纬之意。所谓“新意义”，诸如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的“三民主义”系列和自由道、博爱道、民主道、光复道之类的路名；还有一些路名是以抗战纪念地冠名的，如多伦路、独山路、襄阳路、芷江路、常德路、台儿庄路等。

台儿庄路原为英租界的河坝道，因沿海河而得名。在英租界时期，河坝道是英租界的核心地带，是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众多洋行、银行、商号在此设立，如早期德华银行天津分行就位于河坝道旁。如今，台儿庄路属于天津市河西区与和平区，沿线是天津重要的观光游览路线，可欣赏到海河风光及众多历史建筑。张自忠雕像就位于天津海河西岸的台儿庄路上，整座塑像青铜铸造，基座采用花岗岩，高约10米，重30余吨。而张自忠路位于天津市区海河西岸，跨越红桥、南开、和平三区，北起南运河南路（金钢桥），南到李公楼桥与台儿庄路相连。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抗日名将，周恩来称赞他“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台儿庄已然和张自忠将军融为一体了。

■ 文化走笔

□ 陈晓云

《大众电影》里的温暖记忆

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杂志，恰似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照亮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温暖记忆。

20世纪80年代，物质生活虽不算富足，精神世界却无比丰盈。《大众电影》杂志就像一位亲切的老友，定期来到人们身边。每月发行两期的它，承载着大众对电影的热爱与期待。每当新刊上市，消息便像春风般迅速传开。报刊亭前，早早便排起了长队，男女老少都怀揣着热切的心情，目光紧紧盯着摆放杂志的位置。一旦杂志上架，抢购的场面便热烈展开。有人生怕抢不到，踮起脚尖，伸长手臂；有人则焦急地催促着前面的人，那股急切劲儿仿佛在抢购稀世珍宝。买到手的人，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小心翼翼地将杂志捧在胸前，宛如拥有了全世界。

打开《大众电影》，油墨的清香扑面而来，每一页都写满了惊喜。封面女郎总是风姿绰约，眼神中透着那个时代独有的纯真与灵动。她们或是刚刚在大银幕上崭露头角的新星，或是已经家喻户晓的影坛中坚。她们的形象印在封面上，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美丽典范。封底常常是电影中的经典场景，那些画面色彩斑斓，如梦如幻，勾起人们对电影故事的无尽遐想。

杂志内页更是精彩纷呈。“影坛动态”板块，如同一扇实时开启的窗口，为读者带来国内外电影界的最新消息。哪里在筹备新片，哪位知名导演有了新计划，哪位演员又有了精彩表现，都能在这里一一获悉。人们通过这个板块，紧密追踪着电影世界的脉搏，感受着那充满活力的跳动。

“电影故事”则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通往电影奇妙世界的大门。它用细腻生动的文字，将电影中的情节娓娓道来。即使还未走进影院观看影片，读者也能在字里行间领略到故事的跌宕起伏与情感的细腻流转。精彩的片段描写，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能听到角色的对白，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许多电影，就是通过《大众电影》的介绍，在观众心中种下了期待的种子，而后在影院上映时，收获了如潮的掌声与喝彩。

还记得当年《少林寺》上映，《大众电影》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杂志详细介绍了电影的拍摄背景、演员阵容，还刊登了大量精彩剧照。那些剧照中，李连杰矫健的身姿、凌厉的拳脚，深深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一时间，“少林寺”席卷全国。无数青少年怀揣着武侠梦，模仿着电影中的招式，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孩子们比画拳脚的身影。而《大众电影》也随着这股热潮，销量一路飙升，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

除了《大众电影》杂志，电影院更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去处。那时的电影院，是城市和乡村共同的文化地标。外观或许并不华丽，但门口那醒目的海报、闪烁的霓虹灯，却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

每逢有热门电影上映，电影院便热闹非凡。售票窗口前，早早便排起了长龙。人们带着板凳，有的甚至从凌晨就开始等待，只为了能买到一张心仪的电影票。电影开场前，影院内人头攒动，空气中弥漫着兴奋与期待的气息。孩子们在座位间嬉笑打闹，大人们则低声交谈着对电影的期待。

当灯光渐暗，银幕亮起，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人们的目光被牢牢吸引在那块巨大的银幕上，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或欢笑，或流泪，或紧张，或激动。《庐山恋》中男女主角纯真浪漫的爱情故事，让无数人为之陶醉，女主角那一件件时尚漂亮的连衣裙，更成为了当时年轻人心中的时尚范本，引发了一阵时尚潮流。《红高粱》那浓烈的色彩、奔放的情感，震撼了观众的心灵，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热烈与力量。张艺谋独特的导演风格，巩俐、姜文精彩的表演，都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电影散场后，人们依然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大家热烈地讨论着电影中的情节、角色，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和感悟。那些精彩的台词，也被人们反复回味、模仿，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语。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成为了人们交流情感、分享思想的纽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纯真与热情，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与梦想。如今，时光流转，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电影院的环境也越来越舒适豪华，但每当回忆起那个年代的大众电影，心中依然涌动着温暖与感动。那些在报刊亭前抢购杂志的身影，那些在电影院里共同欢笑流泪的时刻，都成为了岁月长河中最珍贵的宝藏，永远熠熠生辉。

■ 言之有道

□ 路来森

钱不诤癖

传统意义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都是羞于谈钱的，认为一谈钱，便“俗”。所以，才有《世说新语》中的“阿堵物”之说。

《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阁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王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琅邪望族。这样的家族，家中自是有钱（“以钱绕床”），所以，可以不谈钱，可以对钱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举却阿堵物”（拿掉这个东西）。

其实，本质上他真的不喜欢钱吗？恐怕未必。假若他也像一些贫家儿女那样，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就不会“举却阿堵物”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眼人会明白，王夷甫的这一举动，本质上，实在是西晋士人的一种虚伪，而且，还是一种“大伪”。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化人之间，讳于谈钱的人，大有人在。至于明言自己喜欢钱的人，那就少之又少了。

不过，也并非绝对没有，只是凤毛麟角罢了。而明人王思任，就是其中之一。

张岱《王季重先生像赞》写王季重：“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虚，钱不诤癖。”

王季重，名思任，“季重”是其字，明代文学家。嗜文，嗜弈，善戏谑，多智多能，才情烂漫。有趣的是，这样一位文学家，却毫不讳言自己喜欢钱，甚至于嗜钱成“癖”。他挣钱的渠道，亦多多，除了官僚、田产的收入外，他还喜欢给人写墓词，谀辞多多，以赚取“润笔”，换句不太好听的话来说，就是赚死人的钱。而且，此项收入，颇丰。

张岱评价王季重，将其“嗜钱”与“嗜文”“嗜弈”并列之，自然不是贬义，大有褒奖之情味。何也？只因王季重“嗜钱”，却也懂得“花钱”。他的钱，不是自己用来过奢侈无度的生活，而是更多地用来资助他人，“谿庵先生既贵，其弟兄子侄，宗族姻娅，待以举火者数十余家，取给宦囊，大费亿亿。”用自己所挣之钱，养了数十家的人口，可谓惠人矣。因之，时人对其评价，也颇中肯：“王先生赚钱用似不好，而其用钱极好。”大概，此亦是王季重敢于“钱不诤癖”的原因所在吧。

无独有偶，外国文化名人中，也有“钱不诤癖”者，英国作家毛姆，就是其一。

据说，毛姆是第一个敢于直言“写作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作家，实则，他也确实通过写作，挣得了很多很多钱。

通过“写作”挣钱，渠道正，谈钱又何不可？更重要的是，毛姆花钱的渠道，也正。毛姆，爱华居，爱美食，也爱旅游，爱交际，所以，毛姆的钱，一部分，就是用以购买豪华别墅、举办豪华宴会、到世界各地旅游等。但对于毛姆丰厚的金钱来说，此等种种花费，也只是他消费的一部分。他的金钱的更大一部分，却是用于其他。如，用于资助他人——资助同类的作家，也资助朋友，及身边的亲人。他对走背运的作家很大方，不管老少，别人求他接济的时候，他经常匿名给予帮助。对非作家的朋友，毛姆也每每慷慨相助——囊中羞涩的朋友向他求援时，他几乎总会寄去数目可观的支票。

做公益，献爱心，利社会。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募捐。而每有募捐，毛姆都会应声而捐。到底捐出了多少钱？大概毛姆自己也不清楚，当然，他也不想弄清楚——总之，数额是不菲的。

1946年，毛姆还设立了“毛姆文学奖”，以资助青年作家得主外出旅行，奖金为500英镑，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

由此可见，“钱不诤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不诤癖”，从个性上来说，彰显的是一个人的正直和坦诚，坦荡荡，有君子之风；从钱“道”上来说，得之于一个“正”字：挣钱渠道正（用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花钱渠道亦正。因为“正”，故而，无须“讳”。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上出现“钱不诤癖”之人越多，反倒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整个社会，坦诚、正直之人多了，挣钱、花钱的“道”正了。

■ 美在民间

□ 钱续坤

芒种之美

顺沿布谷声声动情的呼唤，洋溢着勃勃生机的芒种，在五月，追随一束稠厚且耀眼的阳光，急急又忙忙地赶来了。

热爱劳作的人们开始头戴草帽，以他们所特有的匆忙节奏和愉悦心情，从村前蜿蜒曲折的田垄上赤脚走过。他们肩扛的农具，似乎刚刚经过了打磨，锡箔般闪闪发光；他们手握的希望，已经早早地绽出了新芽，正茁壮地向向上生长；连那一直深思熟虑的大地，也开始被一股奇妙的季节风所鼓舞，并且在一瞬间将自南而北迅速蔓延的葱茏绿意，装饰成一帧最耐人寻味的经典画页。

画页之外，金子般的阳光融融地照在身上，这种感觉惬意确实惬意，但我总觉得它毕竟与春天有所不同；尤其是那些辛勤耕耘挥汗如雨的人们，此刻会把身上多余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件单薄的背心；有的甚至干脆裸露上身，用古铜色的脊梁，向浩瀚的天空展示着劳动者力的刚劲和美的粗犷。

额上豆大的汗珠滴下来了，掌中厚厚的老茧亮起来了，那双手紧握的铁锄似乎也显得更加沉重了。但是生活永远不会欺瞒勤勉的人，芒种也在时时刻刻敦促着我们：应该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设计出一幅秀伟悠远的图景！

我要在自家的庭院里，不，确切地说是在心灵的家园中，种上几株傲然的向日葵，让这永不陨落的太阳自始至终都挺直高贵的腰杆，站成浮云不能遮望眼的形象；让它不怕风吹雨打的凛然风度，去忠诚地回报大地无私的给予和真挚的厚爱。我还想在精神的园圃里栽上几架茂密的葡萄，让它长长的藤条沿着我目光的方向，去敏感地触及灵魂的律动和生活的博大精深；让它青青的果实悬挂在我生命的上空，去浪漫地诱惑彼此最初的怀想和最后的惆怅。

其他的，或许无须我掘锄破土而植了。但我总觉得我们不能在良辰美景中浪费时光，就如同春雨贵如油不能任其流淌一样，我最简朴的愿望是想把二十四节气编纂成一本书，那么芒种就有可能成为其中最富蕴涵与极具特色的一章了。从篇幅上看，这一章又有可能是短小的，或者成为篇与篇之间的过渡；然而，芒种不会因此而失去它的可读性，相反，正是因为它的篇幅短小，反倒让人们喜欢逐字逐句地去通读芒种，领悟芒种，以及感谢芒种带来的那种舒适和幸福……

趁着天气还不是十分炎热，趁着我们还比较年轻，赶紧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下一份心愿吧，到时你会顿悟：即使只有一点小小的收获，我也并没有枉费平凡的一生！